孟子正義

孟子正義卷十三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注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注古者不爲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疏注不義而富且貴也○正義曰論語述而篇文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注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義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以見之疏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正義曰史記老子列傳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裴駰集解云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

明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爲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干木恐或失之矣魏世家云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張守節正義引皇甫謐高士傳云木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牆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呂氏春秋下賢篇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然則其始雖踰垣避其後亦見矣○泄柳避門而不內○正義曰閩監毛三本內作納○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不內作內是也○注迫窄○正義曰說文竹部云窄迫也辵部云迫近也蓋謂君既來近我我則可以見之窄即窄字又通作迮爾雅釋言云遒迫也小爾雅廣詁云遒近也是遒迫義亦爲近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注 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

疏 大夫至其門○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此大夫禮也乃引之以稱陽貨向以此詢之往

座客皆四顧駭愕不知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是
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大國
命卿之臣之明稱也故邑宰家臣當時通稱大夫如
郈邑大夫郈邑大夫孔子父鄹邑大夫此邑大夫也
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季康子欲伐邾問之諸大
夫季氏之臣申豐杜氏注爲屬大夫公叔文子之臣
論語稱爲臣大夫此家大夫也然則陽貨大夫矣全
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嘗考小戴記玉藻篇有云大夫
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則是大夫有賜無問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
而往拜者是乃敵禮之降禮陽虎若以大夫之禮來
尚何事瞯亡正惟以敵者之故不得不出此若心曲
意而乃謂其所行者爲大夫之故事則不惟誣孔子
亦並寃陽貨也或曰然則孟子之非與曰孟子七篇所
引尚書論語攻諸禮文互與者十之八九古人援引
文字不必屑屑章句而孟子爲甚孔子所行者是玉
藻非如孟子所云也閻氏柄中辨正云既拜受而又
拜于其室者禮謂之再拜此記上言酒肉之賜弗再
拜孔疏云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
拜也下言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云

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蒸豚正所謂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瞰亡而來非以敵體之禮而然也全氏讀禮不審而反以孟子爲究誣妄矣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注瞯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瞯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

疏注瞯視至見之哉○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覸闞視也玉篇廣韻並云覸視也集韻類篇覸又音時引廣雅覸視也釋言篇云時伺也論語陽貨篇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義與覸同闞與瞰字同字亦作瞯說文闞望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瞯或作闞依說文則闞是正字趙氏佑溫故錄云陽貨援

大夫賜士之禮以嘗孔子又瞯亡而饋無禮已明不得謂貨之能先也亦瞯亡而往乃孔子之以人治人終於不見不得謂之往見也孟子蓋郎從往拜一事原聖人不爲已甚之心以中道斯可見之意言以貨之皆慢孔子猶往拜之使是時貨果能先加禮如文侯繆公之來就見孔子豈有必不見之如踰垣閉門之甚者哉注似能體之故云孔子瞯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明以不見爲實事而先爲設辭豈得二字爲反言以中之不似俗解但以貨之饋爲先而孔子之往拜爲見也蓋此兩節皆正答不見之義以見之必待於先段泄先猶不見孔子不先不見也不先而見則小人而已矣方言云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西謂之彘或謂之豕其子或謂之豚是豚非大牲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注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疏注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正義曰詩大雅抑篇云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箋云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皆脅肩諂笑以和

安女顏色文選揚雄解嘲注引劉熙孟子注云脅肩悚體也趙氏注與之同悚竦字通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漢書外戚傳上官太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霍后朝竦體敬而禮之豈諂之謂乎吳王濞傳脅肩絫足鄒陽傳脅肩低首師古注並云脅翕也謂斂之也揚雄傳則作翕肩注則云翕斂也蓋斂其兩肩爲卑縮之狀小人之事人者耳按趙氏以爲竦體者脅翕聲相近說文羽部云翕起也翕肩正是竦起其肩益人低首爲恭敬則兩肩必竦起吳王劉濞列傳應高說膠西王曰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絫足猶懼不見釋鄒陽列傳公孫玃爲濟北王說梁王曰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兩脅肩正言竦懼則脅正是竦鄒陽於脅肩累足之間加人低古二字尤爲明白列女傳脅義姑姊云如是則脅卑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毀也此正以卑諂言謂雖卑諂亦不吾與師古不知翕訓爲起而徒以斂訓之間氏依以譏趙氏未爲得也荀子脩身篇云從命而不相若謂之諂莊子漁父云希意道言謂之諂因人之意爲笑是爲詐笑笑非由中故足強也脅肩者故爲竦敬之狀也諂笑者強爲嫵悅之顏也○注病極至

之勤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適音篇云以危聽清則耳谿極高誘注云極病也又權勳篇云觸子苦之高誘注云苦病也淮南子精神訓云好憎者使人之心勞高誘注云勞病也是苦勞極皆病也孟子言周正則夏爲夏之二月三月四月趙氏以仲夏言則周之五月夏之三月也史記貨殖傳云千畦薑韭楚辭離騷篇云畦留夷與揭車兮是畦爲菜圃之埒也何氏焯讀書記云治畦是先菜土爲行水之道灌園則枯槔俯仰引水注之莊子天地篇敘漢陰丈人方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告以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槔日浸百畦是其事也

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

注 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貌也由子路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

疏 注未同至言也○正義曰淮南子說林訓云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高誘注云合同也易同人彖傳云唯君人爲能

通天下之志上九傳云同人于郊志未得也是同以志言故未同爲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論語衛靈公篇文方言云赧愧也晉曰挴或曰㥾秦晉之間凡愧而見上謂之赧梁宋曰㥾說文赤部云赧面慙赤也小爾雅廣名云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赧心慙曰恧體慙曰逡郭璞方言注引作面赤愧曰赧赧𧹞音近古通

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注　孟子言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

疏　注以觀至邪也○正義曰孟子言所養卽養浩然之氣養氣在於持志故可知謂志可知脅肩諂笑未同而言皆不正故云邪

章指言道異不謀迫斯强之段泄已甚矙亡得宜正己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

疏　不納於邪○正

義曰隱公三年左傳石碏語○淑然至畦也○足利本脫此九字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注】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疏】注今年未能盡去○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茲年也左傳僖十六年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杜注曰今茲此歲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史記蘇秦傳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注】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

以此爲喻知攘之惡當斷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之之言若此類者也疏注攘取至物也○正義曰周書呂刑云奪攘撟虔鄭氏注云有因而盜曰攘淮南子汜論訓云直躬其父攘羊高誘注云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之

章指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爲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自新速然後可也疏罪重於故○正義曰論衡答佞篇云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某氏書傳云不忌故犯雖小必刑說文攴部云故使爲之也知而使之卽知知而爲之也○變惡自新○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新作心非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注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孟子好與楊墨

之徒辯爭 疏 注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正義曰廣韻公学注云漢複姓八十五氏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楚公子食邑於都後氏焉○注好辯至辯爭○正義曰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云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辯爭辯者作亂之所由與也說文言部云訟爭也淮南子俶眞訓云分徒而訟高誘注云訟爭是非也又易訟卦釋文引鄭注云辯財曰爭是辯有爭義孟子時聖道湮塞百家妄起許行農家景春周霄從橫家他如告子言性高子說詩愼到宋鈃各鳴所見孟子均與辯論其是非不獨楊朱墨翟也故云楊墨之徒

孟子曰我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注 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爲邪說所亂故辯之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 注 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迭有亂治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

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埤下者於樹上爲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爲窟穴而處之【疏】注埤下至處之○正義曰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注云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此上古之世五帝時已有臺榭宮室牖戶不爲巢窟堯時洪水氾濫民居蕩沒故仍爲巢爲窟也爾雅釋獸云豕所寢橧郭氏音涵正義云禮運夏則居橧巢是上古穴居野處橧亦爲人所居既有宮室則橧爲豕所寢矣方言云其橧及蓐曰橧今牧豕者積草以居之旁爲之檻按此緣夏月暑熱故架柴爲闌檻或依樹爲之故稱橧巢不必在樹上此以水溢之故埤下已沈水中故必巢於樹上如鳥之巢呂氏春秋孟冬紀云營邱壟之小大高卑高誘注云營度也高原水所未溢而民無力爲屋故鑿而爲窟鄭氏以累土解營窟則是於窟穴之上又增累以土淮南子氾論訓云古者民澤處復穴注云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爲窟室重窟即

鄭所云累土穴毀隄防即趙所云齧岸按說文宮部云營帀居也凡市闠垣壁周帀相連皆曰營此營窟當是相連爲窟穴營度即是爲不得云爲爲窟矣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注尚書逸篇也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洪大也疏注尚書至大也○正義曰謂之逸篇不知百篇中何篇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孟子釋此洚水即堯典所謂洪水也孟子告子篇云水逆行謂之洚水說文水部云洚水不遵其道故趙氏云水之逆行洚洞無涯說文言部云警戒也爾雅釋詁云余我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洪水洚水也从水共聲洚水不遵道堯典皐陶謨皆言洪水釋詁曰洪大也引申之義也孟子以洪釋洚許以洚釋洪是曰轉注水不遵道正謂逆行惟其逆行是以絕大洚洪二字義實相因淮南子原道訓云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高誘注云鴻大也洞通也鴻與洪通鴻洞即洚洞馬融長笛賦云港洞坑谷李善注云港洞相通也港胡貢切港洞亦即洚洞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

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注】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爲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也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疏】注菹澤至爲菹○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居民山川菹澤注云沮謂萊沛孔氏正義云何允云沮澤下溼地也草所生曰萊水所生曰沛言沮地是有水草之處也左思蜀都賦云潛龍蟠於沮澤李善注云綦毋邃孟子注曰澤生草曰菹沮與菹通然則孟子之菹即王制之沮綦毋邃作葅黃公紹韻會引孟子作葅葅即菹字菹爲葅之通也○注水流行於地而去之○正義曰說文㳅部云㳅水行也重文流越絕書篇叙外傳記云行者去也鄭氏注檀弓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去釋行

是水由地中行則水由地中流去也○注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消盡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注暴亂也亂君更興殘壞民室屋以其處為汙池棄五穀之田以為園囿長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並至之厄其小人則放辟邪侈故作邪偽之說為姦寇之行沛草水之所生也澤水也至眾也田疇不墾故禽獸眾多謂羿桀之時也疏注暴亂也亂君更興○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其次賞賢而罰暴高誘注云暴虐亂也易繫辭傳云以待暴客干寶注云卒暴之客為奸寇也故下暴行趙

氏又以姦宄釋之說文人部云代更也代作謂更代而作非一君也○注故爲邪僞之說○正義曰文選西京賦云邪嬴優而足恃薛綜注云邪僞也呂氏春秋離謂篇云辨而不當理則僞高誘注云僞巧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其心愉而不僞高誘注云僞虛詐也巧詐則不正故以邪爲僞○注沛草至水也○正義曰後漢書崔駰傳注引劉熙孟子注云沛水草相半風俗通山澤篇云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僖公四年公羊傳云大陷於沛澤之中注云草棘曰沛漸洳曰澤蓋分言之則沛以草蔽芾名澤以水潤澤名故趙氏注與何休同通言之則沛之草卽以生於水此劉熙釋名專以下而有水爲澤注孟子又旣以水草相半爲沛是也澤之水亦草所生此風俗通以草木屬沛又云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是也○注至衆至衆多○正義曰周禮夏官大司馬注鄭司農云致謂聚衆也至與致通故以至爲衆多○注謂羿桀之時也○正義曰上云暴君代作下云及紂之身紂之前暴君著於書傳者惟羿桀故舉之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

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注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疏注奄東至自奄○正義曰說文邑部云鄣周公所誅鄣國在魯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玉篇作周公所誅叛國商奄是也奄鄣二字周時並行單呼曰奄絫呼曰商奄書序孟子左傳皆云奄如踐奄歸自奄伐奄昭元年周有徐奄是也左傳又云商奄如昭九年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定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伯禽而封於少皡之墟是也大部云奄覆也爾雅云弇蓋也故商奄亦呼商蓋墨子曰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韓非子周公將攻商蓋辛公甲曰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商蓋即商奄也

奄在淮北近魯故許云在魯鄭注書序云奄在淮夷之北注多方云奄在淮夷旁是也觀甝說因商奄之民封魯者杜云或逆散在魯是也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縣城東二里有奄城云故奄國即括地志之奄里此可證逆散在魯之說豳風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商謂武庚則此傳商奄爲二按奄在淮夷旁爲周所伐是東方無道國也武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詳見史記周本紀然則三年討其君指武王伐紂伐奄與誅紂並言則亦此三年時事矣秦本紀云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死遂葬於霍太山然則武王未殺飛廉但驅之海隅以戮辱之故趙氏比諸舜放四罪而已或云戮即殺也史記非其實閻氏若璩釋地續云說者謂武王誅紂並殺惡來飛廉獨以善走漏網竄伏海隅以爲周無如我何豈知聖人除惡務盡於窮無復之之地仍執而戮之以彰天討此亦是隨文詮解而皇甫謐云河東永縣十五里有飛廉冢民常祠之酈道元云霍太山上有飛廉墓皆

與秦紀文合葢殺者一處非若又一處其詳不可得聞矣翟氏灝考異云逸周書世俘篇云武王既克殷狩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熊羆氂麈等若干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馘俘若干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憝國謂不順服國也本九十有九而滅止五十益又有其半也狩禽文但未及象而呂氏仲夏紀言象為虐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象樂以嘉其德適補周書所缺武周滅國驅獸二事正經中不得明證故邊旁之書未可以駁雜而全置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滅國者五十諸家無說惟逸周書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殷獻民遷於九里熊楚之先盈即嬴飛廉同姓可備五十之一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歸獸之事葢孟子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者出於此篇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薄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鄭氏注云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此自周公相成王時事奄非武王所滅故說者謂三年討其君專

指伐奄則誅紂二字當屬上周公相武王句伐奄二
字屬下三年討其君句蓋三年討其君一句不得既
爲武王伐紂之三年又爲成王踐奄之三年也倪氏
思寬讀書記云據書所言伐奄總在成王之時故顧
亭林曰伐奄成王時事上言相武王因誅紂而連言
之耳而毛西河又謂多方本文明言至於再至於三
舊儒亦明注再叛三叛是以周公伐奄有三一是相
武王時伐奄孟子所云是也一是周公攝政初年又相
伐奄多士所云是也相武王時伐奄孟子本文也何
得因他經書無考而轉孟子伐奄亦是成王時事且
據事理論之當時助紂爲虐惟奄爲最大之國豈有
既誅紂而可以不伐奄之理豈有討紂而可以不討
奄君之理反覆思之覺西河考訂之學誠有出於亭
林之上者矣按趙氏以伐奄與誅紂皆武王一時事
又引多方者明奄爲大國耳趙氏以孟子特以奄與
紂並稱而不涉入五十國之內故申明之且五十國與
則滅矣奄雖特伐實未滅故至周公攝位時又叛祿
父請舉事叛至再三仍但遷之於蒲姑而已終不滅
也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

咸以正無缺注書尚書逸篇也丕大顯明承纘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疏注書尚至功也○正義曰此引書亦不見二十八篇中是逸書也丕大烈光爾雅釋詁文禮記祭法云顯考廟注云顯明也說文頁部云顯明飾也毛詩秦風不承權輿傳云承繼也豳風載纘武功傳云纘繼也是承即纘也爾雅釋詁云謨謀也文王所圖謀論說一如大禹臯陶顯明帝王之道故云大顯明王道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光亦寵也故云承天光烈敬之義爲開咸之義爲皆缺之義爲虧文王武王後人是爲成王康王邪說既消正道復著周公輔相撥亂反之正故咸以正也僖公二十八年左傳云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昭公三年左傳云昧旦丕顯注皆云丕大也丕顯與此丕顯同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玉篇曰不詞也經傳所用或作丕顯哉承哉贊美之詞不則發聲也趙注訓丕爲大失

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注】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王綱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疏】世衰至春秋乎○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管子法法篇云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此二語似孟子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所本然此是舊時春秋非夫子春秋也則意封建之世多有此禍特夫子以前簡策總不傳耳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暴行即弑父弑君是也所謂邪說即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弑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

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真可弒而已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為姦凡有逆節多檄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人皆知春秋尊宗周莫知春秋尊宗國春秋以魯為列國之宗而尊之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董仲舒亦謂春秋有王魯之文諸儒闢之羣起而譁譏譊讙咋以為王魯誠不可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可乎哉且宗國之尊非自春秋始也古者太史采風獻之天子而魯不陳詩故魯詩列於頌次周頌而在商頌之上則宗國之尊久矣是以孔子獨尊之以為至尊無弒道故不書弒而書薨不地亦不葬至尊之體當然故曰魯王禮也天子崩諸侯薨大夫卒春秋諸侯薨皆書卒者臨天下之辭獨魯稱薨者臨一國之辭亦所以尊宗國雖尊宗國之禮如尊宗周而為僭焉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為春秋乎四方亂獄莫大於弒君天王先命訝士成之成之者斷之也斷其孰為首孰為從而後行刑如負固不服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或正之或殘之春秋九伐之法不行於邦國而訝士亦失其官故

君子於宋督弑君特著其法曰會于稷以成宋亂言宋之亂天王不能成而以成之之責予魯明宗國亦得奉天王之命而往成之自是宗周微而宗國亦微顧往朝齊晉及楚而聽命焉四方亂獄莫有往而成之者矣故春秋特一書不再書者以此莊公三十有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明弑子般者慶父也文公十有八年子卒季孫行父如齊明弑子赤者非獨襄仲而行父亦與聞焉春秋書法有離而書者事異而情亦異有連而書者事同而情亦同慶父行父前後如齊皆以子般子赤之卒連而書之者也據經覈傳前後若一其情不更顯乎或曰魯桓非其人曷爲以成之之責予之曰以成之之責予魯非予桓公也若夫桓公不能成乃假成之之名而反取賂焉春秋因直書之而不諱矣春秋有書一事而兩義並見者類此春秋之初四方亂獄未聞告亂於宗周猶來告亂於宗國隱公四年春衛州吁弑其君衛人來告亂蓋以魯爲列國之宗而來告也隱公不能會諸侯往而成之則宗國之微自隱公始桓公二年宋督之亂亦來告可知桓公乃假成之之名而取賂焉由是宗國益微不可復振矣宋兩弑君晉一弑

君凡三書及所以旌死難之臣也弑君何爲或稱名或稱國稱國謂專國者晉之專國者欒書故稱國而欒書弑厲公猶趙盾弑靈公矣盾而稱名書獨隱其名而稱國則晉之董狐失其官矣董史失其官曷爲孔子不正之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然則其義安在稱國者其義不稱名者其文仍其文而存其義左氏雖虛張郤至之伐仍不能揜其忠雖盛稱欒書之美仍不能揜其惡春秋數稱欒書帥師一救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也及厲公死而書帥師乃弑君之賊其名卒不復見矣穀梁謂弑君者窮諸人莒稱人者賤之文公十有六年冬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稱宋者昭公弑昭公者乃其君祖母王姬使帥甸師攻而殺之而謂之賤可乎宋公殺其子可直斥宋公襄夫人殺其孫不可直斥君祖母直斥君祖母則名不正而言不順辭窮故稱人以賤之以君祖母王姬之尊且貴而與賤者同辭此春秋之特筆後世君母臨朝而擅廢置其君之柄者亦當以春秋爲鑒焉文公十有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此未踰年之君也曷爲直稱君踰年稱君者緣孝子之心不忍當君位也在朝之臣固已

北面稽首而君之矣一國之人亦莫不奉以爲君其誰曰非君也哀公四年春盜弑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明弑蔡侯申者公孫辰也此連而書者與魯慶父弑閔公宋萬弑殤公同而經稱盜何也蔡人以盜赴故稱盜又蔡昭公將如吳明不在國而在塗則其稱盜也亦宜傳稱文之鍇殺公孫翩經書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明皆辰之黨而辰獨出奔譏失盜也左傳謂蔡人逐之則慶父亦魯人逐之可知不殺之而逐之是爲逸賊宋萬出奔陳宋人力不能討也春秋猶書以示譏魯季友力能討慶父乃不討而緩追逸賊使慶父出奔莒君子謂季友有無君之心當坐與聞乎弑之罪雖酖叔牙縊慶父其功未足以掩其罪也○注設素王之法○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知春秋者無如孟子天子周天子也孔氏憲章文武學禮從周爲下不倍以周時之人紀周時之事豈有出於周外先自爲倍而猶以責人者趙岐設素王之法一語似孔子意中別設一天子恭從公羊家黜周王魯之說出及宋以後又多謂孔子改制行權直以天子自處當時之天子聽其忽貶忽褒其至以天自處天子予乂不足言惟明新鄭相國高文襄拱春秋

正旨一卷可稱爲首論春秋乃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賞罰之權自居次論孔子必不敢改正朔用夏時次論託之魯史者以其尚有周禮非以其周公之後而假之次論王不稱天乃偶然異文非以滕稱子乃時王所黜聖人必無貶削天子升降諸侯之理次論齊人歸三田小事非聖人自書其功深斥以天自處之文次論哀十四年乃孔子卒前二年適遇獲麟因而書之次論非感麟而作亦非應經而至其後又述鹿靖己酉鄭州生麟二事親見之麟固有種出麟之時有無俱無關係非天特生以示瑞可謂迥出諸儒之上素王本出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隱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杜預左傳序辨素王素臣孔疏述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蓋皆以素王爲古皇之稱趙岐所言由此至鄭氏六藝論論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異矣即杜所譏非通論而孔孔亦引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王之非孔子自號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謂春秋立素王之法其以

邱明爲素臣又未知誰所說鳴乎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始雪之者也若彼造祖庭廣記者復有水精之子生衰周而爲素王之語益妖妄不足道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注】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橫議於世也【疏】注言孔子至世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禁塞篇云而無道者之恣行高誘注云恣放也說文心部云恣縱也列子黃帝篇云橫心之所念釋文云橫放縱也是放恣郎縱橫也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云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注云處士謂不官朝而居家者也橫音胡孟反又賈山傳至言云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注云言貧賤之人也布衣之

士節不仕家居之士也故云布衣處士荀子非十二子云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爲俗離縱而跂訾者也士君子之所不能爲注云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跂訾亦謂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按離縱跂訾即橫議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議者誼也誼者人所宜也言得其宜之謂議至於詩言出入風議孟子言處士橫議而天下亂矣按從則順橫則逆故政之不順者爲橫政行之不順者爲橫行則議之不順者爲橫議庖羲以前無三綱六紀人與禽獸同既設卦觀象定人道辨上下於是有君臣父子之倫此人性之善所以異於禽獸也自楊墨之說行至於無父無君仍與禽獸等矣

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注**公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廚養犬馬不恤民是爲率禽獸而食人

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
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注】言仁義
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疏】注言仁至
甚也○正義曰無父是不仁無君是不義無父無君
之說滿於天下則仁義之道不明是仁義為邪說所
擠故為充塞仁義也但知為我不顧民之飢寒故率
獸食人因而民亦但知為我互相殘害故將相食此
似專指諸侯放恣為楊氏為我之害乃楊氏厚身而
薄人因人受其害而墨氏厚人而薄親夫以布衣處
士舍其親以施惠於人此尤亂賊所為故其禍與楊
等當時楊墨之言滿天下天下不歸楊則歸墨必其
言足以惑天下故孟子切指之曰無父無君且深斥
之曰是禽獸自有孟子而後世乃知楊墨之非道也
小心齋劄記云聖人之仁義何以為楊墨所塞曰聖
人隨時順應無可驚可喜墨氏之仁至於摩頂放踵
利天下亦為之是何如慈惠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反若多所分別楊氏之義至於拔一毛而利

天下不爲是何如淸淨聖人立必欲立人達必欲達人反若多所牽攪故曰惡紫奪朱惡鄭聲雅豈惟亂之又能奪之何者朱不如紫之艷雅不如鄭之濃也爲我兼愛之能充塞仁義亦若是按孔子之道乃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之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即一陰一陽也趙氏謂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即此帝王相傳之道載在六經者莫有述而明之者也孟子明於六經能述孔子之道即能知伏羲以來聖人所傳述之道故深悉楊墨之非然則欲知言之邪正是非者仍求諸六經可矣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注**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著爲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疏**注閑習至距之○正義曰閑習爾雅釋詁文此字或訓防或訓法然非講習於六經無以知其道既習之乃能知之知之乃能法之法之乃能防之末習六經空憑心臆而依附以爲先聖此曰吾防衛乎道也彼曰吾守法乎聖也因

而門戶各立傾軋相加不自知其身爲楊墨而此楊墨者又互相楊墨焉天下國家遂陰受其害而不知是皆不習故也孟子與楊墨辨必原本於習先聖之道習先聖之道卽講習六經不空憑心悟也趙氏訓閑爲習其義精矣禮記哀公問云淫德不倦注云淫放也周禮宮正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注云淫放也楊墨不習六經違悖先聖之道作爲爲我兼愛之言因而天下人亦不習六經由楊墨之言而又放淫之遂成一無父無君之害所謂淫辭也孟子習六經先聖之道知此無父無君之淫辭起於楊墨故先距之距與拒通論語子張篇其不可者拒之石經作距淮南子本經訓戴角出距之獸高誘注云距讀爲拒守之拒是也旣拒楊墨以滌其原於是放逐其依附淫佚之辭以絕其流宣公元年穀梁傳云放屏也說文攴部云放逐也小爾雅廣言云放投棄也蓋不啻舜之放驩兜屏之遠方投畀豺虎深絕之也詩大雅常武王舒保作箋云作行也使天下後世深知其無父無君必亂天下不復興起以行於世皆習六經明先聖之道故也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

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注】說與上篇同【疏】注說與上篇同○正義曰上篇公孫丑上篇養氣章也彼云生於其心此云作於其心彼云發於其政此云作於其事彼先言政後言事此先言事後言政彼此不同互相發明非偶然也彼謂詖淫邪遁之辭皆生於心之蔽陷離窮而心之蔽陷離窮則由於不習六經不知先聖之道憑己心之空悟而無所憑依遂自以爲是造作語言其黠者以心爭心則楊之外有墨墨之外有楊楊墨之外又有似楊似墨之言其鈍者以心襲心則楊有歸楊之人墨有歸墨之人似楊似墨者又有歸似楊似墨之人皆未嘗習六經知先聖之道其邪說由心而生即由心而作故云生於其心非習於其心也作於其心非述於其心也惟習於其心因而述於其心故以其言措之於事而事不悖施之於政而政不亂乃不習不述惟憑心之空悟自道其道自仁其仁自義其義未嘗不攀援古昔附會聖賢而已淪於無父無君之害苟無習六經知先聖之道者出而距之放之其說行於天下以其言措之於事而事害矣述先聖之道以爲法則事有所憑而非妄作今不述先聖

之道而憑諸心則措之於事無所法守是爲作於其事矣爲下者妄作其言妄作其事愚者藏之黠者傳之遂成一無父無君之天下而君之政有爲所格拒而莫能行矣故害於其政也自下而行其邪說於事則害君上之政自上用其邪說於政則害士民之習聖人治天下教學爲先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六儀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賓興之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習於詩書禮樂則不致以邪說害政孔子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古即先王之道也學即詩書六藝之文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論語學而篇曾子云傳不習乎注云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不習而傳諸人是生於其心作於其心之言也楊墨無所習而言爲邪說孟子博學而習故知其邪說而距之舍六德六行六藝詩書禮樂而以心悟爲宗者皆亂天下之楊墨也孟子本習述先聖之言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吾言指此辨楊墨之言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

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注】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疏】注抑治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道抑治也抑洪水即道河道江道漢道淮也荀子成相篇云禹有功抑下鴻抑下迺稱是抑即下說文手部云抑按也按之亦下之也洪水高溢地上道之使歸地中是爲下鴻亦即所以治之也○注周公兼懷夷狄之人○正義曰荀子非相篇云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上言容下引詩言同中言兼術是兼同容三字之義同故楊倞注以兼術爲兼容之法君子之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廣雅釋詁云兼同也本諸此容之義爲包包之義爲懷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下又云撫弱耆昧撫弱即是兼兼弱故孔穎達尚書正義解兼昧云兼謂包之包亦懷也故趙氏以懷釋兼○注言亂臣至責也○正義曰顧氏棟

高春秋大事表有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云
謂亂臣賊子懼者第書其弒逆之名於策而懼乎吾
恐元凶劭及安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
於前而彼不知懼也且此亦夫人能書之何待聖人
況人已成其簒弒懼之亦復何益聖人之作春秋蓋
有防微杜漸之道爲爲人君父者言之則書所云制
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是也爲爲人臣子者言之則
禮所云齒路馬有誅是也聖人嘗自發其旨於坤卦
文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
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按顧氏說未盡善若
謂作春秋爲爲人君父者言之則孔子成春秋非使
亂臣賊子懼是使君父懼矣人之性所以異於禽獸
者以其知有父子君臣也惟邪說如師曠史墨之言
有以蔽之則有所持而不知懼自孔子作春秋直書
其弒邪說者曰君無道可弒也春秋則無論君有道
無道弒之罪皆在臣邪說者曰君無道可逐也春秋
則無論君有道無道逐之罪皆在臣以爲可弒可逐
則有所借口而無懼無懼則漸視爲固然而世莫以
爲怪以爲不可弒不可逐則無所借口而懼春秋全
爲邪說暴行而作趙氏謂懼春秋之貶責是也自孔

子作春秋而天下後世無不明大義所在宋邵梁珪固卽伏誅卽司馬師劉裕蕭道成高歡宇文泰之流奸竊已成而舉義師以討賊者代不乏人卽成祖亦歡泰之舉也以靖難爲名自飾以周公輔佐成王一間方孝孺卓敬等莫奮之言遂怒而僇其身夷其族其怒也卽其懼也伏羲之前人不知有夫妻父子自伏羲作八卦而人盡知之孔子之前人不知弑父與君之爲亂臣賊子自孔子作春秋而人盡知之謂亂臣賊子夫人能書之何待孔子得母曰夫妻父子夫人能定之何待伏羲譬如五穀神農未教之前人不能知既有神農教之無論智愚無不知五穀豈曰五穀夫人能辨之何待神農乎伏羲定人道之後不能無淫奔然人人知其爲淫奔也而賤之孔子作春秋之後不能無亂賊然人人知其爲亂賊也而誅之易治未亂春秋治已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戒天下後世辨之於早也惟不能辨之於早而臣已亂子已賊此時仍埋早辨之說譬諸病已危急宜審其寒熱虛實以大溫大寒大補大攻挽回於俄頃而仍徒徐徐責其不善調和保護可乎使春秋之作仍不過履霜早辨之義則孔子贊易已足

明之何必又作春秋戒早辨治未亂防其亂也撥亂賊治已亂還其未亂也余春秋左傳補疏中詳言之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注此詩已見上篇說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注是周公所欲伐擊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注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注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

疏注徒黨也○正義曰淮南子俶真訓云分徒而訟呂氏春秋報更篇云與天下之賢者爲徒高誘注亦云徒黨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楊子法言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此即距楊墨之

言而推衍之也王充論衡亦云楊墨之道不亂仁義則孟子之傳不造并于理或論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定人不得步孟子于闢之乃知所從陸倕答法雲書昔者異學爭途孟子抗周公之法於是楊墨之黨舌舉口張皆此意也楊之學無傳淮南子汜論訓云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此可見其大略也

章指言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駢躓周公仰思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汗聖賢若是豈得不辯也【疏】禹稷駢躓○正義曰音義云蒲田切下張尼切丁云史記作胼胝謂手足生胝也此躓乃顛躓字音致宜依史記讀之爲是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文子自然篇稱胼胝史記李斯傳稱禹手足胼胝毛晃禮部增韻引趙注作駢躓韻會先韻駢字注云胼胝皮堅也或作跰通作駢引孟注爲證支韻胝字注引廣韻云皮厚也又趼也或作胝亦作躓其下亦引孟注一似胼駢躓胝之字初無異義

然說文但有駢字無胼字胝訓爲腄謂瘢胝也竹尼切蹎訓爲跲引詩載蹎其尾言顚蹎也陟利切則其音義固判然矣呂氏春秋求人篇云禹顏色黧黑竅氣不通足不相過荀子非相篇禹跳湯偏楊倞注引尸子云禹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尚書大傳云禹其跳其跳者踦也所謂足不相過者穀梁昭二十年傳有云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疏衛謂之輒陸德明釋文据劉兆云綦連併也疏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縶如見縶絆也据此則駢蹎正言手足不仁非直重膇明矣蓋駢是攣局不分與左傳駢脅莊子駢指一例列子楊朱篇禹身體偏枯手足駢胝正作駢其確證也蹢謂接歷弱行列子說符篇其行足蹎株焰焦貞易林據載差蹎跪跌右足又跛蹎末起失利後市皆此義其以駢蹢爲胼胝乃後人傳寫之誤然顏師古注漢書胼字云併也猶不失其本自字書不齋本末輒云相通去之遠矣稷駢蹎無可考盖因禹及之猶論語禹稷躬稼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也○周公仰思○正義曰音義云按字書卬讀如仰又離婁下章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

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是其事也○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汗○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仲尼皇皇出揚子法言學行篇文子自然篇淮南子脩務訓並云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陸賈新語亦云墨子皇皇席不暖仲尼棲棲突不暇黔則黔突本係孔子事自班固答賓戲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暇暖墨突不黔始顛倒其語唐韓昌黎因之云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其實非也趙雖稍後於班氏必遽襲其誤況本書距楊墨以承三聖墨安得與[illegible][illegible]周孔並列家語孔子厄於陳蔡顏回仲由次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回取食之是墨突即塵甑之謂去齊接淅又孔子質事故趙氏以此證其皇皇耳其改黔為汗蓋以協韻故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注匡章齊人也陳仲

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而餓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疏注匡章齊人也○正義曰匡章見於戰國策一在齊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秦兵大敗一在燕策齊宣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齊大勝燕然則章子在齊歷仕兩朝屢掌軍伐當孟子在齊時章年固亦長矣趙氏但云齊人不以爲弟子也呂氏春秋不屈篇云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高誘注云匡章孟子弟子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章在孟門所禮異於滕更稱子有同樂正謂爲著錄也宜呂覽有匡章與惠王及惠施問答始從遊於梁者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戰國策齊宣王與羣臣皆稱爲章子蓋於人名下繫以子字當時多有此稱謂田盼人稱爲盼子田嬰人稱爲嬰子田文人稱爲文子以及秦魏冉亦稱爲冉子皆此類莊子盜跖篇云匡子不見母釋文引司馬彪注云匡子名章齊人諫其父爲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按此事見孟子是匡人爲姓章爲名○注陳仲子至餓也

正義曰陳仲子見於戰國策齊策趙威后問齊使云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周氏柄中辨正云鮑彪注此自一人若孟子所稱已是七八十年矣愚按陳仲子齊宣王時趙威后齊王建時考六國表自宣王元年至王建元年凡七十有九年仲子若壽考何妨是時尚在況云其率民而出於無用明是孟子所稱韓非子外儲說左云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曰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田仲即陳仲不仰人而食所謂一介之士竆不苟求者也淮南子氾論訓云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高誘注云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以仲子爲孟子弟子未詳所出趙氏所不用也○注螬蟲至擇也○正義曰爾雅釋蟲云蟦蠐螬蝤蠐蝎方言云蠐螬謂之蟦自關而東謂之蝤蠐或謂之卷蠾或謂之蝖穀梁益之間謂之蛒或謂之蝎或謂之蛭蛒秦晉之間謂之蠹或謂之天螻說文蛓部云蠹木中蟲論衡商蟲篇云桂有蠹桑有蝎螬食李李即李木中蠹也文選劉伶酒德頌注引劉熙孟子

注云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槽疑螬字之譌說文作蠹齏蠹也以背行駛於足狀似酒槽以齊俗所名故謂之蠐螬也按淮南子汜論訓槽才無舉高誘注云槽讀領如蠐螬之螬螬槽固可假借而蠐與蠐通皆與螬爲聲之轉緩呼爲蠐螬急呼則單爲蠐以爲齊俗名之非也又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章句云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實螬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下引劉熙曰陳仲子齊一介之士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無見也此注與趙氏咯同而章句則以實字連李字在螬字上是時仲子匍匐而往則必李實之墜於地者然文選注引孟子每有增減未可爲據蓋古人屬文每多倒置趙氏注亦恒顛倒明之故孟子實字原在食字下而劉趙倒置於上以明井上有李指李實不指李樹也爾雅釋言云將資也謂匍匐而往井上資此李實食之說文口部云咽嗌也劉熙釋名釋形體云嚥嚥物也嚥即咽食物下於咽嗌故即謂之嚥三咽者不及細咽也非上之李實非一特取此螬食者是目亦不知擇也夫螬食之餘匍匐就食極形仲子

之不堪匡章非以仲子爲可尚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注】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邱蚓之蟲也充滿其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疏】注巨擘至器也○正義曰曹氏之升摭餘說云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巨指即儀禮大射儀所謂左巨指鉤弦是也孟子稱巨擘亦稱大擘鄭注右巨指右手大擘是也亦稱擘指鄉射禮賈疏以左擘指拓弓右擘指鉤弦是也食指將指俱見左傳鄉射禮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鄭注二指謂左右之二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賈疏以左傳子公之食指動

釋第二指拆是也而以左傳闔閭傷於將指釋第三指則不然第三指也既夕禮亦名中指蓋足以大指爲將指指手以中指爲將指說文拇將指也易咸其拇疏拇是足大指闔閭所傷是足故下云取其一屨而賈疏誤以解手之中指非也無名指僅一見於孟子趙岐注以其餘皆有名無名者非手之用指也按大射儀注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則第四指亦非竟無用也鄭惟謂小指短不用然敖氏繼公謂凡挾矢有挾一矢者有挾四矢五矢者寡則挾以食指將指多則挾以餘指分挾之小指亦餘指也又作季指特牲饋食少牢食禮挂於季指注季猶小也而敖氏則直謂季指左手之小指是也○注蚓邱蚓至蚓也○正義曰禮記月令孟夏蚯蚓出仲冬蚯蚓結淮南子時則訓作邱螾單名之則爲蚓爲螾荀子勸學篇云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螾即蚓也大戴禮易本命云食土者無心而不息注云蚯蚓之屬不氣息也郭璞爾雅讚云蚯蚓土精無心之蟲故趙氏謂蚓無心荀子以喻目不能兩視耳不能兩聽故言螾之心一孟子以蚓喻仲子之不知仁義

故趙氏言無心無識也大戴禮勸學篇作上食晞土晞乃日暴乾之名土乾則成塵故荀子作埃土埃即塵也土枯無澤故孟子謂之槁壤隱公元年左傳云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注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黃泉至清而無濁槁壤至潔而無汙充其

仲子所居之室

操必食此至清至潔如蚓乃可也

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注 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室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

疏 仲子至知也○正義曰蚓必至清至潔而食使仲子如蚓則所居所食必伯夷所築所樹乃可若爲盜跖所築所樹則不清不潔便不可居食然築者樹者不可知則不能決其爲至清至潔矣不可知而漫居之食之是不能如蚓也下是何傷哉專指盜跖之所築所樹知此是未可知也專屬盜跖所築所樹而言

曰

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注】匡章曰惡

八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纑以易食宅

耳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纑故曰辟纑【疏】注緝績至辟纑

○正義曰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劉熙孟子注云小

子自織屨妻紡纑以易食也緝績其麻曰辟練絲曰

纑也與趙氏略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楲萉之

總名也當云治萉枲之總名下文云楲所治也可證

趙岐劉熙注孟子妻辟纑皆云緝績其麻曰辟辟音

劈合俗語績麻析其絲曰劈即楲也系部云纑布縷

也劉熙孟子注云練絲曰纑練絲謂取所緝之縷湅

治之也練者湅也湅者瀱也次諸漂潎之也已湅曰

纑未湅曰纔廣雅曰纔緰也緰是生絲未湅之縷如

生絲然故曰緰也知成國謂已湅曰練絲言布縷者

以別乎絲縷也緰之而成縷可以爲布是曰纑禮經

縷分別若干升以爲纔細五服之縷不同也趙岐曰

湅麻曰纑麻部纔未湅治纑也然曰湅治之乃曰纑

蓋縷有不湅者若斬衰齊衰大功小功之縷皆不湅

總衰之縷則湅之若吉服之縷則無不湅者不湅者
曰總湅者曰繐統呼曰縷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
緝即績也毛詩陳風釋文西州人謂績爲緝按說文
糸部云緝績也績緝也二字轉注趙氏緝績相疊者
葢二字亦有別爾雅釋詁云緝光也績繼也先以爪
剖而分則辟也績其短者而連之使長則績也其績
處以兩手摩娑之使不散則緝也故
劉熙作緝績其麻緝績即緝績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

注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爲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爲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竄於於陵

疏注兄名至於蓋〇正義曰水經注濟水篇引孟子云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祿萬鍾仲子非而不食古人引書每自增損乃此去蓋字則

戴字連兒字是爲其兄之名用趙氏注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元李治敬齋古今黈讀兄戴蓋爲句云戴蓋祇是乘軒愚按蓋既爲王驩邑不當又爲仲子兄邑揚子八十一家務之次四曰見矢自升升羽之朋蓋戴車載是李氏戴蓋之語未爲無本矣○注竄於於陵○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酈注魚子溝水南出長白山東抑泉口山即陳仲子夫妻之所隱唐張說石泉驛詩目下自注於陵仲子宅漢於陵故城章懷太子賢曰在今淄川長山縣南與通典合石泉非孟子所謂井者邪江繡江發源長白山南今章邱縣濟河是計於陵仲子家離其母所居幾二百里矣

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注**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鵝而非之已仲子也頻顣不悅曰安用是鶃鶃者爲乎鶃鶃鵝鳴聲**疏**注頻顣不悅○正義曰音義出已頻顣云上音紀頻亦作嚬同下子六切

易復卦六三頻復釋文云本又作嚬嚬眉也鄭作顰音同又巽卦九三頻巽李鼎祚集解虞翻云頻頞也王弼注云頻頻蹙不樂而窮不得已之謂也文選魯靈光殿賦云憎嚬蹙而含悴憎悴即不樂不樂即不悅也說文云頻水涯人所賓附頻戚不前而止又顰涉水顰戚也从頻卑聲頻爲顰省戚爲嚬省也文選邗魏武帝文云執姬女而嚬瘁注云孟子曰嚬蹙而言嚬蹙謂人嚬眉蹙顯憂貌也此孟子蓋注文傳寫謂誤不詳何人嚬蹙而言四字即解已頻嚬曰而下文申明頻爲頻眉嚬爲蹙顣顣即頞莊子至樂篇云獨體深矉蹙頻矉即頻字之假借蹙頞連文則深頻指頻眉可知乃通俗文云蹙頞爲瞼质翻因以頻爲頞失之矣四書釋疑云已當作已謂上皆言仲于之文未當閒斷至此不當又有已字謂稱仲予也已頻顰亦不成文從已字說初見其所饋生鰥固已頻顰而惡之矣他日偶食其肉閒見之言而哇之則前後意有倫次按此說非也生鰥之饋乃交際之常人人不以爲怪獨仲子一已以爲不是也用一已字正見其孤籥非人情克已復禮爲仁正克此已耳○注鴃鴃鰥鳴聲○正義曰音義出鴃鴃云丁五歷切鴃也阢

氏元按斷記云五歷切與鶃鳴聲不相似蓋孟子書本作兒如今人之讀小兒與鶃聲相近也俗人加鳥作鶃則爲說文六鶃字他日其母殺是鶃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注】異日母食以鶃不知是前所頻顣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鶃鶃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屨纑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陵人所築室也是尚能充人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充其操也【疏】注仲子出門而哇吐之○正義曰論衡刺孟子篇述此文作出而吐之以吐代哇是

哇則吐也○注孟子至操也○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問陳仲子之生平孟子極口詆之國策中趙后亦詆之厚齋王氏則又稱之何也曰厚齋先生之言是也仲子若生春秋之世便是長沮桀溺荷蕢荷蓧楚狂晨門一流然諸人過孔子則孔子欲化之仲子遇孟子則孟子力詆之便是聖賢分際不同須知仲子辭三公而灌園豈是易事孟子是用世者故七篇之中不甚及隱士逸民較之孔子之惓惓沮溺一輩稍遜之矣平情論之若如孟子之譏仲子則母不食以兄不食直是不孝不弟然仲子豈真不食於母不過不食於兄其兄之蓋祿萬鍾雖未知其爲何如人然諫亦未必盡得於義故仲子孑然長在但觀其他日之歸則於寢門之敬亦未嘗覓絕孟子責之過深矣故厚齋謂其清風遠韻視末世徇利苟得之徒如腐鼠乃公允之論若趙后何足以知此彼第生於七國之時所謂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之士不特目未之見抑亦耳未之聞而以爲帥民出於無用亦豈知隱士逸民之有補於末俗正在無用中得之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孟子以仲子爲齊之巨擘自非徇利苟得之徒可比何待厚齋發此公論但其辟兄離毋

不可爲訓故孟子極詆之而全氏謂兄戴之祿未必盡得於義他日之歸未嘗竟絕寢門之敬以此爲仲子解說則大不然陳爲齊之同姓固公族也葢祿萬鍾受之先君傳之祖父有何不義而汲汲去之於陵在今濟南府長山縣西南離其母所幾二百里他日之歸亦僅事耳篤寢門之敬者固如是乎孔子之語丈人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彼丈人猶知有長幼之節也特以不仕無義卽爲亂倫而仲子辟兄離母并長幼之節而廢之故曰無親戚君臣上下孔孟之言若出一口而全氏左袒仲子拾王充刺孟之唾餘沾沾焉動其喙不亦妄乎

章指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丘蚓比諸巨擘也

疏 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正義曰尸子君治篇云水有四德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漢書兩龔傳贊云清節之士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所以不可常法也僖公十六年公羊傳注云石者陰德之專者

也鵲者鳥中之耿介者也宋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諫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王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古人不運耿介如此

孟子正義卷十三終

姪廷琮
　弼校字

孟子正義卷十四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卷第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注 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也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員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題篇 疏 注離婁至方員○正義曰莊子天地篇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遺其元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又駢拇篇云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矣釋文引司馬云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見千里針鋒孟子作離婁是矣列子湯問篇云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

而望之兆見其形注云離朱黄帝時明目人能百步
望秋毫之末朱婁音近朱之爲婁猶郝人呼郝聲曰
婁也凡治器工必以日程之故執柯伐柯睨而視之
猶以爲遠然目必憑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考
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
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
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
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
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
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
審也管地之高下眡景之出入目爲之也乃必水地
以縣爲規而後審則目雖明不可恃也此目必以規
也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
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
脩四徑隅五既方其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
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爲積矩周公曰請問用
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
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
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正繩望高測深
知遠皆目之明也非平矩偃矩覆矩臥矩目雖明無

可恃也此目必以矩也所以離婁之明必待規矩乃成方圓也此孟子習先聖之道闢楊墨放邪說指其爲生於其心作於其心作於其心則不習先聖之道故此章首發明之目雖明如離婁耳雖聰如師曠心雖仁如堯舜不以規矩則目無所憑不以六律則耳無所憑不以先王之道則心無所憑明人講學至從以心覺爲宗盡屏聞見以四教六藝爲桎梏是不以規矩使可用其明不以六律使可用其聰於是强者持其理以與世競不復顧尊卑上下之分以全至誠惻怛之情弱者恃其本心以爲道存不復求詩書禮樂之術以爲脩齊治平之本以不屈於君父爲能以屏棄文藝爲學負邪說誣民孟子所距者也孟子之學在習先聖之道行先王之道習先聖之道行先王之道必誦其詩讀其書博學而詳說之所謂因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觀於物伏羲所因也神農則因於伏羲故云伏羲氏沒神農氏作黃帝堯舜則因於神農故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惟其因乃有所變通通其變使民不倦通其所因變其所因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神其所因化其所因也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損

其所因也蓋其所因也先王之道載在六經非好古敏求何以因卽何以通變神化何以損益故非習則莫知所因非因則莫知所述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孟子云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其義一也彼但憑心覺者眞孟子所距者也趙氏引論語以證孟子可謂深知孟子者矣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注 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

疏 注公輸至之子○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注云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般爲公輸若之族則亦氏公輸故稱公輸子班與般同戰國策宋策云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高誘注云公輸般魯般之號也蓋般爲魯人故又稱魯般當時有此號也周氏祠中辨正云事亦見墨子魯問篇說者因謂有兩輸般班固答賓戲班輸摧巧於斧斤顏師古注魯班

與公輸氏皆有巧藝故樂府云公輸與魯般吳斗南謂墨子之書恐非事實未必有兩公輸般一在春秋一在戰國也愚按公輸班或以為魯昭公之子雖未可信而與季康子同時則為春秋時人無疑墨翟亦生春秋之末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蓋生稍後而實同時也班為楚攻宋墨翟禦之戰國策在宋景公時景公即位在魯昭公二十六年兩人正當其世顏注因非而斗南疑墨子不足據亦未之考耳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注】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疏】注師曠至至聰○正義曰襄公十八年左傳云晉人聞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又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呂氏春秋長見篇云晉平公鑄為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皆其聽至聰之事也○注六律至

羽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注云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大蔟寅之氣正月建焉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又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九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

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十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七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丈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尚書臯陶謨云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鄭氏注云律陽從陰可知也蓋舉六律以該六呂也大師自子丑爲次六律首黃鍾終無射趙氏蓋依月令自夏時孟春數之故始大蔟終黃鍾也國語周語王問泠州鳩曰七律者何注云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七律爲音器用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漢書律秝志引尚書在治忽三字作七始詠李氏光地謂即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也然則七音自虞已有之止云五音者吳氏鼎考律緒言云音有萬而統之以五者猶五星五行五常之理不可減不可增故二變兩聲仍名之爲宮徵所謂變化而不離乎五音者也既七音律何以爲不止七律既不止七又何故止於十二惟七

故十二也蓋五音者正宮正徵正商正羽正角之律二變者比宮比徵之律既有比宮比徵之律則必有比商比羽比角之律是故宮商之間有律焉蕤賓所以生大呂也徵羽之間有律焉大呂所以生夷則也商角之間有律焉夷則所以生夾鍾也羽宮之間有律焉夾鍾所以生無射也角徵之間有律焉無射所以生仲呂也蓋以五該七猶以六該十二也禮記禮運云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仲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此卽韋昭國語注七律之說不數變宮變徵故止六十聲以二變參之則爲八十四聲二變不可爲調故調止用六十此六律五音之大略也管子地員篇云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律呂正義云絲之爲樂其器雖十餘種而歧音所應不外乎十二律呂所生五聲二變之音夫十二律呂之管既分音於長

短而不在圍徑則絃音似亦宜分於長短而不在巨
細矣而不知絃之長短同者分音於巨細絃之巨細同
者分音於長短而絲樂之中用絃之多寡又各不同
故必案各器之體製而定其取分之大小焉總之不以
各絃全分之音與各絃內所分之音相應合爲準
是以不外乎十二律呂所生之七音也管子淮南子
司馬氏律書此三者絲樂絃音之大本也又考之白
虎通曰八音法易八卦絲離音也盛德象火又其音徵
蓋謂絲之屬於卦爲離其德象火故其音尚徵也夫
審弦音無論某絃之全分定爲首音因而半之平分
爲二其聲既與首音相合而爲第八音矣次以首音
之全分因而四之去其一分而用其三分其聲應於
全分首音之第四音此度乃全分首音與半分八音
之間又平分爲二分之度是即管子所謂凡將起五
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者也先主一
而三三之者以全分首音一分之度爲主而以三因之
其數大於全分之度爲三倍也四開以合九九九者以
三倍全分之數四分之而取其一以合九九八十一
之度爲宮聲之分也小素云者素白練乃熟絲即小
絃之謂言此度之聲立爲宮位其小於此絃之他絃

皆以是爲主故曰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也以入十一三分益一爲百有八爲徵乃此紘首音全分之度也於是以百有入三分去一爲七十二是爲商商之七十二三分益一爲九十六是爲羽羽之九十六三分去一爲六十四是爲角按司馬氏律書徵羽之數小於宮而管子徵羽之數大於宮者用徵羽之倍數所謂下徵下羽者也其首紘起於下徵卽自虎通紘音尙徵之義然而猶有不得不起於下徵之故焉以下徵之百有八取其四分之三爲八十一所謂去其乘而適足也若以宮之八十一取其四分之三則爲六十分小餘七五比宮之變徵五十六則大比宮之角六十四則小此所以紘音之度必起於下徵而理始明也又云樂之節奏成於聲調而聲調之原本自旋宮聲也者五聲二變之七音而調也者所以調七音而五相爲用者也旋宮乃泰漢以前諧聲之法聲調爲隋唐以後度曲之名稽之於古六律五聲八音聲自虞書而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七音之名見於左傳國策至管子淮南子始着五聲二變之數禮運篇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此旋宮之義所自

來也迨及漢晉之世樂經殘缺律呂失度雜以鄭聲所見於經史注者類多脫見故旋宮之理晦而不明然周人遺書猶可考證如管子徵羽之數大於宮國語伶州鳩曰宮逐羽音即此二者旋宮之法可定焉古旋宮之法合竹與絲並著之而自隋以迄于今獨以弦音發明五聲之分律呂旋宮遂失其傳夫旋宮者十二律呂皆可為宮立一均之主各統七聲而十二律呂皆可為五聲二變也聲調者聲自為聲調自為調而又有主調起調轉調之異故以轉調合旋宮言之名為宮調五聲二變旋於清濁二均之一十四聲則成九十八聲此全音也若夫八十四聲六十調實皆生於弦度以統音七聲之位遞配以十二律呂之分則為八十四聲除二變不用止以五聲之位遞配以十二律呂之分則為六十調此乃案分以命聲調非旋宮轉調之法也周禮大司樂未載商調唐宋以來無徵調夫以宮立羽位主調則商當變宮不用以羽立羽位主調則徵不起調所謂無商調與無徵調二者名異而理則同也主調起調皆以宮位為主故曰宮調然調雖以宮為主而宮又自為宮調又自為調如宮立一均之主而下羽之聲又大於宮故為

一調之首即國語之宮逐羽音也羽主調宮立宮一均七聲之位已定則當二變者不起調而與調首音首不合者亦不得起調蓋調以羽起調徵在其前變宮居其後二音不與羽相近得聲以清雜故不相合而變徵爲六音亦與羽首音清雜不合此所以當二變之位與五正聲中當徵位者俱不得起調也以至於止調亦取本調相合可以起調之聲終之當二變與徵位者亦不用焉相按尚書堯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鄭氏注云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爲和國語周語伶州鳩云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注云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又云聲以和樂律以平聲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音以和平爲正以六律正五音即以律和聲以律平聲也律呂正義已得音之精微近時學者研求以實學多有自得之解略附於後王氏坦琴音云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蓋以六律六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理正此五音也黄鍾之長九十黍爲分寸尺丈引曰度以較匏竹之音黄鍾之容千二百黍爲龠合升斗斛曰量以較

土樂之音黃鍾所容千二百黍之重爲銖兩斤鈞石
曰權衡以較金石之音因五聲之數之取聲無迹可
見故用律呂相生之理而象樂之長短多寡輕重皆
得其指歸絲樂之取聲雖與律呂之理相通若覈其
至要所五聲相生之理最爲簡便絲聲之較以五聲
而不用律呂猶之衆樂較以律呂而不用五聲都四
德乾文氏黃鍾通韻云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
不能正五音細詳孟子之言五音有音無律六律有
律無音以六律多寡之數正五音輕重之聲是知欲
正五音非六律不可欲正六律非管絃無憑陽爲律
黃鍾爲陽律之本在管爲淸內聲在琴爲第一弦聲
氣至重至低六陰一陽屬子爲第一律上升大呂丑
爲第二陽第二律大蔟寅爲三陽第三律夾鍾卯爲四
陽第四律姑洗辰爲五陽第五律仲呂已爲六陽第
六律陽極生陰陰爲呂蕤賓爲陰呂之本一在管爲極
上孔在琴爲第七弦聲氣至輕至高六陽一陰屬午
爲第一呂下降林鍾未爲二陰第二呂夷則申爲三
陰第三呂南呂酉爲四陰第四呂無射戌爲五陰第
五呂應鍾亥爲六陰第六呂陰陽各六管自簫內聲
上升至第五孔爲陽六律自極上孔下降至第六孔

爲陰六律琴自第一絃前進至第六弦爲陽六律自第七絃後退至第二絃爲陰六律六律定然後能正五音宮商角徵羽五音必得律呂二聲合爲七均方能循環一調所以管有七聲琴有七弦左傳謂七音漢前志謂七始自黃鍾上升至蕤賓爲七均自蕤賓下降至黃鍾爲七均循環消長其爲一調十二律對待則爲六律錯綜則爲七均七均合爲一調若更插一聲便不合管孔琴弦管只有七管琴只有七絃不能分爲方圓十二律以五音循環加變宮變徵只可將十二律錯綜爲七均以五音來往爲循環方能被於管弦律呂各家盡知七均爲一調而俱不以陰陽六律錯綜爲七均惟以五音加二變爲七均不分陰陽各爲六律而渾用陰陽十二律不以黃鍾爲律本而以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五音不敷六律乃以應鍾爲變宮變宮猶不敷七均乃以蕤賓爲變徵變宮變徵雖敷七均而十二律中猶虛五律乃又以宮循環遍臨五律以敷其數致有高低奪倫輕重失次者又作變律半聲之例猶如不用枝惟用幹不以子午月爲二至卯酉月爲二分惟憑甲乙循環推算其寒暑失節春秋失序亦理

之所必至況惟六律能正五音五音不能正六律若因五音不數循環十二律之故以十二律作爲變宮變徵變律半聲是五音能正六律矣竊謂欲正五音仍依漢志所載以黃鍾爲律本以六律多寡之數正五音輕重之位宮居中以五數論宮居三位自重至輕爲羽角宮商徵自輕至重爲徵商宮角羽以黃鍾爲律本以羽角宮商徵爲五位以蕤賓爲呂本以徵商宮角羽爲五位黃鍾屬子聲至低蕤賓屬午聲至高二律單用其餘十律同位同音陰陽並用一律有十二不曰十二律而曰六律者只用一邊之故一邊陽律合管一邊陰律合琴琴是六陰律用一陽律管是六陽律用一陰律陰陽六律俱是各自相生一宮爲土屬第四律二商爲金屬第五律三角爲木屬第三律四徵爲火屬第六律第六律是管之正中孔琴之第六弦與第一律黃鍾合律同聲故只有六律五羽爲水屬第二律第二律是管之極下孔琴之第二弦與第七律蕤賓合律同音故只有七均七均只有六律六律只有五音故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如四時十二律如十二月四時惟依寒暑五音亦惟依高低自寒至暑俱是正律並無變聲蔡季通

律呂新書有八十四聲圖六十調圖內注正律變律正聲半聲之處甚爲詳細然止可施之於筆墨不能被之於管弦今之管弦第一均八十一第二均七十二第三均六十四第四均五十四第五均四十八第六均四十二第七均三十六至重至低之均八十一至輕至高之均三十六方成一調五十四爲陰陽際會之中埋應爲宮宮者中也中聲定其餘輕重高低之聲皆依律數可定是以五聲之中以宮爲首圖內所載七均宮八十一商七十二角六十四變徵五十六正徵五十四羽四十八變宮四十二四十二爲至輕至高之均與今之管弦三十六不相合少一輕六分之均不能成調是知變宮宮不成宮變徵五十六在大族六十四夾鍾五十四之間與夾鍾止間得一分多一間一分之律管孔琴徽又不見有相間一分之律是知變徵徵不成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正徵五十四變徵五十六相間甚微雖師曠之聰亦未必易正故前人有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之說淩氏廷堪燕樂考原云律者六律六同也其長短分寸有定者也如黃鍾之長不可爲無射也應鍾之短不可爲大呂也聲者五聲二變也其高下

相旋於六律六同之中無定者也如大司樂黃鍾爲角又可爲宮大蔟爲徵又可爲角姑洗爲羽又可爲徵堯典律和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孟子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皆此義也燕樂之字譜即五聲二變也蓋出於龜兹之樂中外之語不同故其名亦異當其初入中國時鄭譯以其言不雅馴故假聲律緣飾之其言曰應用林鍾爲宮乃用黃鍾爲宮所謂林鍾者即徵聲也黃鍾者即宮聲也所謂宮者則字譜之合字也猶言應用徵聲爲合字者乃用宮聲爲合字也以聲配律實始於此黃鍾聲最濁故以合字配之又云應用林鍾爲宮則亦疑徵聲當爲合字宮聲不當爲合字至宋楊守齋以琴律考之確然知宮聲非合字乃以仲呂爲宮聲燕樂以仲呂配上字是以上字爲宮聲也蓋琴律一弦爲黃鍾三弦爲仲呂正宮調一弦爲合字故以合字配黃鍾三弦爲上字故以上字配仲呂也何嘗以合字爲宮聲上字爲角聲哉宋人樂譜所注十二律呂及四淸聲者蓋即字譜高下之別名耳不可以稱謂之古遂疑其別有神奇也自學者不明律有定聲無定之理遂泥定黃鍾一均不可移

易不論何均遇黃鍾之律則以爲宮聲遇大蔟之律則以爲商聲遇姑洗之律則以爲角聲遇林鍾之律則以爲徵聲遇南呂之律則以爲羽聲遇應鍾之律則以爲變宮聲遇蕤賓之律則以爲變徵聲而旋宮之義遂晦於是論燕樂者以宮聲爲合字而有一凡不當應鍾蕤賓之疑論雅樂者以七聲用七律而有隋廢旋宮止存黃鍾一均之疑論琴律者以三弦獨下一徵而有不用姑洗而用仲呂爲角之疑而尚書周禮孟子諸書舉不可讀矣皆以聲配律之說啟之也不知燕樂字譜即五聲二變也非六律六同也宋人以六律六同代字譜者蓋緣飾之以美名即鄭譯之意也以聲配律始於鄭譯成於沈括皆無他奧義後儒不退深求其故遂怖其言若河漢之無極苟明律與聲不同之故則千古不解之惑可片言而決矣

程氏瑤田通藝錄論黃才伯樂典書云古者一律一名各爲一聲其每管設孔備五聲二變之數兼旋宮換調之法乃後世樂器律呂之用也未可以是推求制律之本是書言吹無孔之管則氣從下洩無復淸濁高下五音何由而正夫以律正音即今之吹笙定弦其遺邪也只以一律正一音不聞無孔之管不能

正五音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注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注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爲後法也疏注仁心性仁也○正義曰白虎通性情篇云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又云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性既有五而獨言仁者仁足以貫五性也五藏心主禮而趙氏以性仁解仁心者淮南子原道訓云心者五藏之主也雖或以心配土或以心配火而五藏實統以心性之仁發諸心也人性仁皆有惻隱之心故白虎通亦云心之言任也任於恩也任於仁矣○注仁聞至聞也○正義曰毛詩小雅車攻篇有聞無聲傳云有善聞又大雅卷阿篇令聞令望箋云人聞之則有善聲譽淮南子脩務訓云聲施千里高誘注

云聲名也是仁聞謂仁之聲名播於遠方也人以仁惠之心所發有所施濟其名亦可播於遠然惠及一人不能徧於人人惠及一方不能普於天下且或恩及此而害在彼䘏在甲而詛在乙此未習先王之道不足爲後世法也○注乃可爲後世之法也○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閩監毛三本同廖本無之字孔本考文古本無世之二字韓本足利本無之字也字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注 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

疏 注但有善至行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離俗篇云惕然而寤徒夢也高誘注云徒但也故徒善是但有善心徒法是但有善法度行仁政必有法徒有仁心而無法不可用爲政也有法而不以仁心施之仍與無法等有善心而不以法與無善心以施行法同一不行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既不行於無善心之人又不行於有善心之人孟子爲作於其心不習先王之道者發趙氏能發明之易繫辭傳云制而用之謂之法利

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非法無以爲通變神化之用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注】詩大雅嘉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也【疏】注詩大至過也○正義曰詩在大雅假樂第二章毛傳云假嘉也禮記中庸引作嘉樂此作嘉樂與中庸同音義出嘉樂則趙氏作嘉閩監毛三本作假蓋以詩改之也箋云愆過也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趙氏注略同惟鄭以不愆不忘平對趙氏以孟子下申言專指出過字故以不愆爲不過差而不忘別屬下謂不可忘者因其遵舊法而無過也按鄭義是也愆過也忘爲遺失亦過也孟子言過兼該愆忘遵用先王之法乃不愆不忘則屏棄詩書專恃心覺者其愆忘可勝言哉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注】盡

己目力繼以四者方員平直可得而審知故用之不可勝極也【疏】注盡己至極也○正義曰禮記大傳云人道竭矣注云竭盡也說文系部云繼續也文選神女賦云不可勝贊注云勝盡也以盡之言窮也窮之言極也若果無待於規矩準繩則以聖人之聰明睿智而既竭盡其力可憑其目力以爲方圓平直矣乃聖人既竭目力仍必繼之以規矩準繩規矩準繩先王所制而用也雖聖人不能不繼述之惟其繼述規矩準繩而目力所竭乃能不窮其用倘舍去規矩準繩但準日力方圓平直必不能以臆成之而其用窮矣不可勝用猶云用之不窮聖人原非全恃規矩準繩而不竭目力然其通變神化在耳目心思而必繼述規矩準繩而耳目心思所竭乃能通變神化運用不窮也

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注】音須律而正也【疏】注音須律而正也○正義曰易需卦彖傳云需須也須即待也音必待律而正方圓平直必待規矩準繩而成仁心必待先王不忍人之政而覆天下可勿繼

述之乎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注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疏注盡心至仁也○正義曰楚辭招魂云皐蘭被徑兮注云被覆也易繫辭傳九家注云衣取乾乾居上覆物是被覆衣三字同義經言仁覆天下是聖人以仁衣芘天下而天下皆被其澤是天下被其所覆衣之仁也不行先王之道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今既有仁心又能繼述先王之道民被其澤可知矣不忍人之政仁政也即先王之道也以仁心行仁政而法行非徒法矣法行而心之仁乃行非徒善矣徒法不能以自行荀子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有治人即有此既竭心思又繼述先王之道之人也舍治法亦無治人矣故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注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疏注言因至多矣○正義曰禮記禮器云故作大事必

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注云謂冬至祭天於圜邱之上夏至祭地在方澤之中孟子引此二句以起爲政必因先王之道趙氏謂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是以爲高爲累土爲下爲掘深與鄭異義因卽所云繼也**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注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衆人也疏注仁者至人也○正義曰昭公三十年左傳云將焉用自播揚焉周禮春官大師皆播之以八音注云播猶揚也謂之仁者則不獨有以仁心仁聞乃實能因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也非徒善者也不因先王之道不遵先王之法不能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則爲不仁如下所云**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注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

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
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
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罔也此亡國之政然而國
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疏】注言君至道也○正義曰國語吳語云道將不行注
云道術也賈誼新書道術篇云道者所從接物也其
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
而無設施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
皆道也又云術者接物之隊其爲原無屈其應變無
極故聖人尊之爾雅釋言云揆度也一陰一陽之謂
道元亨利貞謂之四德顯道神德行全在能揆度以
合天德此道變化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也若無
道術則不能揆度不能揆度則不能制而用之爲法
臣下遂無以守職奉命矣揆度天意乾健之不已也
守職奉命坤順之承天也奉命猶承天故以守職爲
奉命也以揆度言爲術以施行言爲德皆道也不以
道揆則不信道故云朝廷之士不信道德也趙氏以

工為百工以度為度量趙氏佑溫故錄云工為四民之一特言之者奇技淫巧之與皆以蕩人心蠹風俗也按毛詩周頌嗟嗟臣工傳云工官也國語魯語夜儆百工尚書堯典允釐百工百工即謂百官度謂法度也史記天官書其入守犯太微集解引韋昭云自下觸之曰犯淮南脩務訓云犯津關注云犯觸也是犯義即觸義犯刑即觸刑也有道術而後知義禁不以道術揆度則不知義故君子觸義之所禁而妄為也上既不知義則小人詐偽欺誣無所不至而愚人罹於密罔矣此皆不能因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者也雖有仁心而不能以道揆則下無法守至於工不信度而犯義犯刑亦仍歸於不仁孟子言因言於繼先王之道在通變神化因者因此也繼者繼此也不揆度則徒法不能自行矣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所猶若也或也國之所存者幸也言國之或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注】言君不知禮臣不學

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復有期日

言國無禮義必亡【疏】注言君至必亡○正義曰趙氏以下無學爲臣不學法度近時通解以下指民趙氏佑溫故錄云古之教者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有塾四閭爲族五族爲黨黨有庠五黨爲州州有序大而六鄉六遂皆有序曰學匪獨國有學也州學非特以教國子國之貴遊子弟國之俊秀也衆彼耕甿雜作至愚且賤自六尺以上皆比而使入其中故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以登萬民一曰稼穡十曰學藝終曰服事小司徒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以施政教行徵令鄉師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教以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考其德行察其道藝有鄉射之禮大比之禮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歲時祭祀州社亦如之有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黨正各掌其黨有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族師掌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以述閭胥比長所掌莫不設之學董之之官其平日相保相受既有以察知其衆寡之數明其禁令又擇夫仕焉而已者爲之大師小師

民自新穀既成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出學學有進則由比閭而升之族黨以次升於州學鄉學民不皆選司徒入太學而已知禮樂詩書之文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一國之中貴賤賢否等列有常自其上世以來習知賤之不可以干貴愚之不可以帥敵賢各循其分而不敢肆淩淫漸摩雖有桀黠不帥一里老得而鞭撻之無有黨同相濟者官長賢而易於治官長不賢亦難於亂也蓋教學之功如此降而春秋此意亦既微矣然而鄭存鄉校僑聞弦歌原伯不說學則以取譏於時理之者蓋非無人故與民猶知先王之澤一時相攻相取皆強力之諸侯卿大夫爲之至於征役煩興暴骨如莽而罕聞有窮巷小民起而相抗撓爲寇亂如後世史書之事者豈其民性之淳哉由教化之積也迨戰國遂以蕩然其君方日尋干戈遑問學校民皆救死不贍狹靦其上去從椎埋孟子蓋遂知六國之必亡暴秦之不終而閭左之禍將作也故爲歸本於上無禮其於下也不曰無義而曰無學謂大學也者乃所以明義也漢荀悅有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義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

子化其情也桎梏輾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斯言也爲能洞於道揆法守不可以老生之常談忽之

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注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言天方動女無敢沓沓但爲非非義非禮背棄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

疏注詩大至正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板篇之第二章毛傳云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呭多言也从口世聲詩曰無然呭呭孟子毛傳皆曰泄泄猶沓沓也曰部云沓語多沓沓也言部又云詍多言也引詩無然詍詍蓋四家之訓也誻謎誻也謎謎誻語相及也誻與曰部沓字音義皆同荀卿書愚者之言誻誻然而沸注誻誻多言也按蕩篇箋云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亦以沓沓屬笑語孟子以言

則非先王之道爲沓沓言則非先王之道即生於其心而爲詖爲淫爲邪爲遁之言言不本諸詩書道不揆諸先聖徒以心覺心悟自以爲是一倡百和眞沓沓矣趙氏以無然爲無敢鄭氏以然泄泄爲泄泄然無然泄泄即無泄泄然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注 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爲之事使君勉之謂行堯舜之仁是爲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爲敬君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爲賊其君也

疏 注人臣至君也○正義曰後漢書孫惲傳云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彊其君之所不能謂責難於君也彊即勉也彊其君之所不能即勉其君之所能也禮記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彊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難憚也人所忌憚也難爲之事憚爲之事也說文貝部云責求也定公元年穀梁傳云

求者請也君所憚爲臣請求之使君勉彊爲之何以責難於君卽陳善閉邪是也君有邪心故憚於爲善呂氏春秋君守篇云外欲不入謂之閉乃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婞直以觸之矯拂以爭之言不可得而入邪究不可閉塞且激而成告矣故欲閒其邪惟婉陳其善道善道明則邪心自絕此所以爲恭爲敬自虎通諫諍篇云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闚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性也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闚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退此禮之性也指者質也質相其事而諫此信之性也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故曲禮曰爲人臣者不顯諫纖微未見於外如詩所刺也孔子取諷諫則指與陷所不取矣

章指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國由先王禮義爲要不

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故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疏國由先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証云國小字宋本作因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注至極也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疏注至極至矩也。正義曰至之爲極通訓也人倫即人事也毛詩小雅節南山箋云至猶善也故又以人倫之至爲人事之善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注堯舜之爲君臣道備疏注堯舜之爲君臣道備。正義曰禮記月令農事備收注云備猶盡也君臣是人倫堯舜是聖人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注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

之盡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注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謚之也謚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疏注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暴其民何甚不甚各爲何以後之遺禍言非以暴之有甚不甚幽厲之暴豈猶得爲不甚按趙氏以甚指桀紂以下引詩言厲王不能鑒紂猶紂之不能鑒桀也堯舜之道仁其民者也鑒于桀紂則法堯舜故盡引孔子之言及詩之言以明之○注名之至其惡○正義曰逸周書謚法解云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是名卽謚也又云壅遏不通曰幽動祭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是幽

厲爲章其惡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注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耳以前代善惡爲明鏡也欲使周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疏注詩大雅至亡也○正義曰詩在大雅蕩第八章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爲戒爾雅釋詁云監視也監與鑒通亦作鑑考工記輈人云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注云鑒鏡也是鑒爲視亦爲鏡也

章指言法則堯舜以爲規矩鑒戒桀紂避遠危殆名謚一定千載而不可改也疏法則堯舜以爲規矩○正義曰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脩規矩不能正方員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也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若謚

子之學在習先聖之道而行先王之法故言稱堯舜順學孔子承前章而又申明之如此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注】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也【疏】注三代夏商周○正義曰失天下謂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天下不奉天子之令也故周自東遷以後祚雖未改亦爲失天下也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注】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

章指言人所以安莫若爲仁惡而勿去患必在身自

上達下其道一焉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注】反其仁己仁猶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邪反其敬己敬猶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已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疏】愛人至其敬○正義曰僖公二十二年穀梁傳云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荀子法行篇引曾子云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誠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注則天下歸就之○正義曰廣雅釋詁云歸就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注】此詩已見上篇其義同

章指言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改行飭躬福則至矣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注恒常也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也疏注恒常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注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爲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爲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爲本也

章指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雖曰常言必須敬慎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注】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疏】注巨室至善也○正義曰以巨室爲大家者尚書梓材云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大家者封建諸侯使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氏所謂君之宗之周公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即衛之大家降至春秋猶有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是也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大家若伊巫之族禮記少儀云不願於大家注云大謂富之廣也孔氏正義云大家謂富貴廣大之家謂大夫之家也趙氏佑溫故錄云不得罪巨室非猶巨室也巨室之資力有餘氣習深固易爲善亦易爲惡彼其謀厚世傳爲慝鄉里與或妄自尊人武斷把持者所在多有古之爲政有行法不避貴戚大姓爲史書稱者累其人積之負不仁如律所所謂勢惡土家爲世指疾何足言一网之所慕爲政者自宜亟創懲之爲齊民先而何得罪之

與有注故深體經文以巨室爲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惟賢故不愧爲巨室不可以得罪能使一國慕之天下慕之而有得吾德教也不得罪奈何曰禮而已矣禮以類族辨物無過也無不及也後世政不古若庸才下吏專阿勢利而虐忠柔固醜促不足道其有故持成見務爲刻深偏樂得搢紳素封之事而文致之不察其平居之望實事理之是非下以飽欲壑上以弋能名其亦爲巨室者有以階之厲邪

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注 慕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爲君矣沛然大洽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

疏 注慕思至之內○正義曰楚辭懷沙云邈不可慕兮注云慕思也政善則巨室善之而一國隨其所善也政不善則巨室惡之而一國隨其所惡也廣雅釋詁云沛大也溢滿也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洽徧徹也徧徹亦盈滿之義故以大洽釋沛然大洽

卽是滿溢滿溢卽是沛然也德教溢乎四海然則巨室之所慕慕其德教也有此德教卽不得罪於巨室而爲政不難矣

章指言天下傾心思慕鄉善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注】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爲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强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注】齊景公

齊侯景謚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爲强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爲婚【疏】涕出而女於吳○正義曰說苑權謀篇云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遂遣之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云闔閭謀伐齊齊侯使女爲質於吳吳因爲太子波聘齊女注云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涕出而女於吳此也翟氏灝考異云左傳僖公七年孔叔言於鄭伯曰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景公言蓋本其意○注物事至事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烝民有物有則傳云物事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禮記文王世子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注並云物猶事也兩國相交之事莫如朝聘故以

絕物爲不與通今也小國師大國而耻受命焉是猶朝聘之事也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注今小國以大國爲師學法度焉而耻受教命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疏注今小國至度焉○正義曰禮記學記云夫然也故安其學而親其師又云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故趙氏以學釋師謂師大國即學大國也書大傳云學效也淮南子脩務訓以趣明師高誘注云師所以取法則法則即法度以大國爲師即是以大國爲法度故與以師學法度明之如耻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注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洽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

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小國差之故七年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注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祼鬯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

疏注詩大雅至常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文王第四章及第五章四章毛傳云麗數也盛德不可爲衆也箋云于於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五章毛傳云則見天命之無常也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箋云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趙氏義略同方言云

敵數也注云偶物爲敵敵與匹同周禮夏官校人注云麗耦也小爾雅廣言云麗兩也凡物自兩以上皆數也其麗不億謂其偶不止於億也十萬爲億億而偶則二十萬也謂不止二十萬也鄭以侯于周服爲爲君於周之九服之內是以君釋侯以九服釋周服趙氏此句無釋而注侯服于周云惟服于周則是以惟釋侯以服爲服從乃鄭氏云善則就之是以服于周爲就于周與趙義不殊微子封於微趙氏舉此爲殷士則亦以殷士爲殷侯隱公五年公羊傳云美大之之辭也毛詩小雅以奏膚公傳亦云膚大也大與美其義亦通也敏爲疾才識捷速正其達也音義出暢字丁云謂鬯酒也古鬯通作暢禮記雜記云暢臼以椈春秋繁露執贄篇云天子用暢是也

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注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爲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

執熱逝不以濯【注】詩大雅桑柔之篇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爲國誰能違仁而無敵也【疏】注詩大至敵也

○正義曰詩在大雅桑柔篇第五章毛傳云濯所以救熱也箋云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與趙氏義同禮記內則云炮取豚及將塗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孔氏正義云手既擘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皽矣此執熱以濯之事也

章指言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衆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注】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爲危者反以爲安必以惡見亡而樂

行其惡如使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則天下何有亡國敗家也疏不仁者至之有○正義曰以上四章示人反身改過之義前言改其師大國者師文王則轉弱爲强化小爲大此言不仁者改其不可與言而爲可與言則國可不亡家可不敗此孟子發明周易之旨也危即菑也安之卽利之也故趙氏於利其菑不復注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注孺子童子也小子孔子弟子也清濁所用尊卑若此自取之喻人善惡見尊賤乃如此疏有孺子至我足○正義曰楚辭漁父云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水經沔水過武當縣東北注云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

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鄀鄢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按歌出孺子孔子所聞遠在屈原之前屈原取此假爲漁父之辭耳非其本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滄浪蓋地名也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善乎宋葉夢得言大抵禹貢水之正名可以單舉者若漢若濟之類是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若黑水弱水之類是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水是胡氏渭禹貢錐指云水名或單舉或配水字各有所宜弱黑並配水漾單舉沇配水皆屬辭之體應爾非有他義山海經凡山水二字爲名者其上必加之字猶此滄浪之水也亦古人屬辭之體安見滄浪爲地名而非水名乎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水經夏水篇引鄭注下即引劉澄之永初山水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漁父所歌也鄭云今謂之夏水意以今之所謂夏水即古之所謂滄浪也水經云

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卽所謂又東爲滄浪者也酈氏强以千齡洲改爲滄浪洲以當禹貢滄浪之水其說詭甚酈所指者乃均州漢水中一小洲卽庾仲雍所云千齡洲千齡滄浪音義全別卽屈原遊江潭遇漁父並不在均州之境又思念楚都而托歌滄浪正當在古郢都今江陵故地又說援此歌以爲楚都之切證酈乃云漁父歌之不達水地尤爲妄謬張平子南都賦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李善注引左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則是滄浪旋繞楚都正當在江陵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倉浪青色在竹曰蒼筤在水曰滄浪古詞東門行上用倉浪天天之色正青也豔歌何嘗行篇上慚滄浪之天俱見晉宋書樂志又呂氏春秋審時篇麥後時者弱苗而蒼狼亦言其青色蒼倉滄三字並通用非謂天之色如水以滄浪相比況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文選塘上行劉熙注滄浪之水清兮滄浪水色也蘇子美於吳下作滄浪亭正取此義葉夢得避暑錄話謂滄浪地名非水名非也○淸斯至自取之也○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或云漢水本淸而滄浪又其源未遠名之滄浪者惟其淸

也則可以濯纓者其本然而濯足之辱乃水自取之也愚按水經注漢水自發源嶓冢流至武當之滄浪洲凡二千里其源遠矣襄陽縣志云漢水重濁與大河相似黃承叔亦訂漢水至濁與江湖水合其流必澄故當填淤然則漢水本濁其時而淸者正以合他水而流澄安得言淸者其本然乎按滄浪是夏水本以淸得名則其淸是本然濁乃習染下云自侮自毀自伐俱從濁斯濯足相貫是水本可濯纓由自濁而濯足人本可活由自作孽而不可活周氏之辨非也自作孽不可活是本淸而自變爲濁由善而惡也不仁而可與言是既濁而自致爲淸由惡而善也淸斯濯纓承上濁斯濯足是下尊而賤賤而尊皆自取矣○注孺子童子也○正義曰錢氏大昕養新錄云今人以孺子爲童稚之通稱蓋本於孟子考諸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爲後者乃得稱孺子金縢洛誥立政之孺子謂周成王也晉語里克先友杜原款稱申生爲孺子里克又稱奚齊爲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稱爲孺子而舅犯亦稱之是時秦欲納之爲君也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也齊侯荼已立爲君而陳乞鮑牧稱爲孺子其

死也謚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欒盈爲晉卿而胥午稱爲欒孺子左傳稱孟莊子爲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洩莊子之子秩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庶子也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齹曰孺子善哉皆世卿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亦貴者之稱惟檀弓載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爲童子通稱與孟子同。注小子孔子弟子也。正義曰禮記少儀小子走而不趨注云小子弟子也詩小雅思齊篇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箋云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論語泰伯篇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吾知免夫小子集解引周生曰小子弟子也又子張篇子夏之門人小子集解引包曰言子夏弟子此小子自孔子呼之是孔子弟子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注人先自爲可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爲可毀壞之道故見毀也

國先自爲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疏】注人先至伐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遇合篇云是侮也高誘注云侮慢也小爾雅廣言云毀壞也荀子議兵篇堯伐驩兜注云伐亦誅也

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注】已見上篇說同也

章指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於天孼敬慎而已如臨深淵戰戰恐栗也【疏】如臨深淵戰戰恐栗○正義曰恐栗一本作恐慄音義出恐栗丁云義當作慄古字借用趙氏本作栗也毛詩小雅小旻篇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傳云戰戰恐也後漢書注引太公金匱云黃帝居民上惴惴如臨深淵禹居民上慄慄如不滿日史記樂書云戰戰恐懼說苑說叢篇云戰戰慄慄日慎其事淮南子人間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

孟子正義卷十四終

孫授易詩校字